

古文辞类纂卷 评注

王逸学题



吴孟复
蒋立甫

主编

上册



guwencileizuan
pingzhu


主 编

吴孟复 蒋立甫



古文辞类纂评注

上 册

 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文辞类纂评注/吴孟复,蒋立甫主

编.—2版.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4.5

ISBN 7-5336-0641-8

I.古... II.①吴... ②蒋... III.①古典
散文—中国—选集②古文辞类纂—注释 IV.I2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3184 号

责任编辑:张崇贵

装帧设计:黄彦

出版发行: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网 址: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排 版: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合肥晓星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79.375

字 数:2 039 000

版 次: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2 000

定 价:188.00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 话:(0551)2651321

邮 编:230061



〔清〕姚惜抱

集族帖似

萬類同春人已合

浣江六法

大虛為室歲年一長

惜抱居士詩

桐城县博物馆 供稿

出版说明

《古文辞类纂》为清代姚鼐（1731~1815）所选编的散文总集，是“近代家弦户诵之书”。吴汝纶曾称之为选集中“古文第一善本”；朱自清也说它集中了“二千年高文”，“成为古文的典范。”

此书选录了从先秦到清代古文名家名作七百余篇。新版邀请了语言、文学方面的专家，作了认真的校勘、标点、注释与辑评工作。广泛吸收了二百多年来的研究成果，特别精选了许多名家的评语，有益于读者对选文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作深入的理解。新版的评注，还为《楚辞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等书，以及韩、柳、欧、苏诸家的文章，提供了一些新材料、新看法。就词语解释来说，也无异于一本工具书，对古典文学研究者及大中学校的教师、学生皆有裨益。

当然，这是一部巨著，涉及的方面很广，校注中

难免有思虑不周之处，尚祈读者加以匡订。

新版的点校评注，由吴永清、杨怀志、张劲秋和许善述执笔（吴永清：从贾谊《过秦论》至苏轼《教战守》；杨怀志：从苏轼《策断（中）》至欧阳修《北海郡君王氏墓志铭》；张劲秋：从王安石《虞部郎中赠卫尉卿李公神道碑》至苏轼《文与可飞白赞》；许善述：从司马迁《淳于髡讽齐威王》至汉武帝《悼李夫人赋》；又张劲秋从韩愈《祭田横墓文》至书末）。

新版主编为《安徽古籍丛书》编审委员会主任、安徽教育学院吴孟复教授和安徽师范大学蒋立甫教授。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1991年6月30日

钱仲联序

自余解操不律，即喜为古文辞，第所读者学塾通行选本而已，楹书所遗，中有吴刻姚氏《古文辞类纂》，版本綦精，而余不知取读，更不知古文辞之有学，并有桐城一家之学也。知古文辞之有学，并知有桐城一家之学，则自甲子岁就学无锡、游于唐师文治之门始。师得古文辞之法于桐城吴先生挚甫，故其课士，经史理学之余，特重古文辞，即就姚书阐说阴阳刚柔之理。门下诸子，多笃好斯术者，吴君孟复，其翹楚也。孟复皖人传皖学，早岁及见桐城姚永朴先生而请业，是固深窥桐城古文辞之蕴者。学成别去，忽忽四十余春秋，近岁始时应予招至苏州，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持玉尺。余亦曾与君同赴桐城参列桐城派学术讨论会之谈座，旧学商量，益加邃密，是余与桐城古文辞之缘，与孟复之谊，俱不可谓之浅矣。

选集之有注，今存者莫先于萧选，李善承曹宪之业为注，世称卓绝，“文选学”、“文选理”之名由是大张。姚书之重，侔于萧选，诚如桐城马通伯先生（其昶）所云，“以其鉴别精、析类严而品藻当也。”为姚书作注，犹之为萧选作注也。而有其易，亦有其难。曷言其易也？姚选诸文，其注有见于史籍者，有见于萧选者，有见于各家专集者，斯良可以取精而用宏矣。曷言其难也？则因可资以评笺之籍，沈沈夥颐，必一一为之爬罗剔抉，削芜存液。吾知孟复于此，寸心得失，有以衷于至当也。

马通伯先生（其昶）又曰：“悬九级之台于众间，蹶其一级，则所见视平地有加焉，累而上之，级愈崇则其见愈广。塊坐一室之中而冥度其上，无当也。天高气肃，目际无垠，据其巅，述其所尝睹，则思揽其胜者踵至矣。夫文字之见，随所触感，各肖其性识才学以出，其浅深高下不同之致，奚啻九级之台乎？”孟复与其友为姚书作注，深入其阻，取其冥契于古人心者，就浅深不同之致以晓示后学，导其先路，使承学者望此而不至如河伯之向若而叹焉，不亦善乎？斯亦各“述其所尝睹，则思揽其胜者踵至矣”之道也，于马氏之言必有合焉。

孟复书既成，属序于余。余匪能真知桐城之学者，聊书数言，所以旌孟复致力于姚书之勋也。岁在己巳五月，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。

吴孟复序

桐城姚惜抱先生（鼎），年才四十，辞官南归，主讲扬州梅花书院。诸生从问为文之法；先生以为文不可虚言也，乃纂《古文辞类纂》一书。自是而至八十许，主讲江宁钟山书院，其间四十年，苟非疾病，无一日不讲此书，亦无一日不修订此书。一书之成，历时四十余年，其勤其慎，为何如哉！

此书初成，四方传抄。嘉庆间，其门人兴县康绍镛刊之，即据初订之本；先生歿后，门人江宁吴启昌又以晚年修订者刊之。康本为李兆洛校；吴本则出管同、梅曾亮手，皆姚先生高第弟子也，世皆称为善本。自是而后，南北翻刻者多，日本亦有刊本。光绪间，滁州李氏又请桐城萧敬孚先生（穆）合两本而校以他书，且附句读，世尤称其善。此后，桐城吴挚甫先生（汝纶）有点勘本，萧县徐树铮有集评本，而南北书坊

排印者不可胜数。二三百年之间，一书而刻印至数十百起，殆亦古所稀有也。

闻之前辈：此二三百年间，人之读书而成学者，无论后来所就，或汉学或宋学，或考据或词章，或旧学或新知，而要其始未有不读《古文辞类纂》者也。李拔可师（宣龚）言：商务印书馆之编《四部丛刊》也，严几道力主收入此书，谓不读此书即无以通为文之法；其后，中华书局复编《四部备要》，初欲以曾抄（曾国藩《经史百家杂抄》）代之，计议再三，终以苟无此书，则“四部”之“要”未“备”，乃兼收之，前辈既读此书以通文章，因而又以之教人。叶蒲生丈尝告孟复曰：“吾教授南北四十年，惟用此《古文辞类纂》耳。”叶丈，桐城人，马抱润先生（其昶）弟子，其言固无足异。然而，钱子泉师（基博）乃自谓“文于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”者，而亦“一生牢守一部《古文辞类纂》”，是又何说哉？因知此书行世以来，通人皆重之，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既列为必读之书，胡适、朱自清亦无间然，此非桐城一家之私言，实天下学者之公论也。

然亦有仅见“古文”之“古”字，便斥以“死语言”者，吕思勉先生驳之曰：“此外行话也。”古文之特点在于“雅”，然非“古雅”之谓也。雅者正也，正确之谓。所谓正确者，谓其遣词造句与篇章结构皆合于汉语语言之规范也。“雅”又有“文雅”之义，即

“能使人起美感”，亦即为文艺散文而异于学术文、政论文、应用文之质木无文者也。故曰“古文者，时间上之官话（普通话）也”，惟其如此，故能“缩短古今之距离。”拗辘之方言，怪涩之语句，世之所谓“死语言”者，乃古文之所淘汰者也。吕先生，史学家也，其言若此。惜抱《序》言：“文无所谓古今也，惟其当而已。”“当”者，即“正确”“文雅”之谓也。而又何讥焉。

然其不曰“古文”而曰“古文辞”者，何也？方孝岳文言：前于此书，方望溪先生（苞）有《古文选》，以“清真雅正为宗”，故规模未宏。其同时，《古文渊鉴》、《唐宋文醇》诸书，则“为科甲中人习读之用”，故亦无与于作者之林。惟姚氏此书，意在“网罗众美”，故举《昭明文选》辞赋一类而尽收之，将以“尽文家之能事”，故不曰“古文”而曰“古文辞”。盖不仅取其文之适于用，而又欲文之得其美，方文以为将以“尽文家之能事”是也。由是而言：姚先生虽为“桐城派”之宗师，而其选是书也，固未尝以“桐城派”一家之见限之也。故“门庭大”而衣被者广。其书既行，不特《古文渊鉴》等“御选”之书，暗然失色，即望溪所选，亦不能与之相比，是岂徒然哉？

马通伯先生之论是书也，曰“鉴别精、析类严而品藻当也”；钱子泉师之评是书也，曰“分类必溯其源，而不为杜撰；选辞务择其雅，而不为钩棘；荟文

于简编，示来者以途辙。”于其优点，言之明矣。今请析言之。

(一) 采辑之博。此书所收，上自《楚辞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之文，下逮归有光、方苞、刘大櫟之作，所录七百余篇。选集之中，殆罕其比。以屈原作品言，《汉书》著录屈赋二十五篇，此书录者二十四；以汉赋言，司马相如七篇，扬雄八篇，《二京》、《两都》亦皆在选，即使专选汉赋之书，亦未必多至如此；唐宋散文中，韩愈一家，录至一百三十余篇之多，作为《韩文选读》亦不能更多于斯。故可作“历代文选”读；亦可作“专书选读”读；可作“散文选”读，亦可为“古汉语”之“文选”读。或疑“大一语文”、“汉语文选”之教材，岂能讲授如此之多；须知名师讲课，贵在纵横比较，融会贯通，岂如童子之师课其句读？吾昔亦尝于上海暨南大学教授“大一语文”矣，即苦课本所选太少，无法参证，时曾另撰《古文例论》发为讲义，以作补充。然文与诗异，摘句为难，仅取断章，难窥全貌。至于学文，尤贵多读。区区经验之谈，自觉可告来者。昔郭绍虞先生之教“大一国文”也，亦另写《学文示例》一书，然终不如多选之善。姚氏之书之善，即在于既“分撮其英华”，又可以“合论其同异”，而“历代文章质变，各家面貌风格，罔不可以分别体认”（钱基博语）。世有名师，必不河汉斯言。

(二) 选择之精。姚氏本为古文名家，其纂此书，先后历时四十余年。“蒐之也博，择之也精，考之也明，论之也确”（吴本序）。何以言其精也？一曰：词必通雅。通雅者，犹扬雄《方言》所谓“通语”，孔子所谓“雅言”，而今之所谓普通也。若《尚书》之诘屈聱牙，魏晋以后之方言土语（若“何乃洵”之类），骈文四六中之浮词滥藻，古文皆将其淘汰尽净，此书所选，尤古文之标准者也。二曰：句必合法。契文（甲骨）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自有语法。樊宗师、刘知几之徒，故作生涩，不合汉语语法之常规。明末佻巧之文（章太炎语），亦多不合语法。故言“古汉语”语法者，必以《史》、《汉》、唐宋诸家之文为例，试观“古汉语”书中所举之例，大多见于姚氏此书。盖此书所选，必其文从字顺，语合规范者也。三曰：篇章有序。桐城文家讲究“开合呼应，操纵顿挫”。所谓“义法”，实即今日世界语言学家所讲之“篇章语言”规律也。此书所选，皆其典范。前人（如章学诚、章太炎）不知有篇章语言之学，反疑其同于八股；然而二章先生亦认为“为初学示范”，必须如此。今日“篇章语言学”已成新科学，反观方、姚所讲，恰与科学之论相符。此书所选，文皆有序，尤当为讲“文章学”与“篇章语言学”者所重视。四曰：语言有体。方、姚论文，区分文艺文与学术文、应用文，区分散文与小说。过去论者指此以为清规戒律；近日，“语言学”中有“语

体”一讲。回顾方、姚所论，又复冥合于科学。钱基博师谓此书“取经太狭，不如曾抄之博涉经子；择言太洁，不如李抄之足有才藻”。殊不知此正其严格辨析语体之处，钱先生以之为短，实则正是所长。数十年前，世界上尚无“语体”之说，亦无“文章”之学，钱师言此，自无足怪；然方、姚冥探力索，竟与后此数百年之科学发现相符，其智慧洵足惊人。故此书之可贵更在其为新学科提供资料，此尤当引起学术界之重视者也。以此言精，谁曰不宜！

(三) 分类之善。钱基博师又言：“此分文体为十三类，每类必溯其源而竟其流，以视《昭明文选》之分类琐碎，立名可笑者，为简当矣。”姚仲实师（永朴）亦言：“《文选》所分之类，颇嫌繁琐……如骚、七、难、对问、设论、辞，皆辞赋也；表、上书、弹事之类，皆奏议也；序及诸史论赞皆序跋也；牋、启、奏记、书皆书牋也；诏、册、令、教、檄移之类，皆诏令也；颂、赞、符命，同出褒扬；诔、哀、吊祭，同归伤悼。此等昭明皆一一分之，徒乱学者耳目……《古文辞类纂》出，辨别体裁，视前人乃更精审……分合出入之际，独厘然当于人心。”论文辨体，自曹丕、刘勰已经注意于斯；现代语言学中，“文体分类”亦为专门之学，由此而言，此书有益于创作与研究，岂鲜浅哉！

(四) 评校之准。姚氏之纂此书，仅斟酌篇章之去

取，且有所评说，有所雠校。马通伯先生曾言：“何容取常人意中之语，以评议古人至精深奥赜之文乎？此姚氏之所慎也。”吾以为先生之言，乃针对林琴南等之说而微辞见意，其于姚书，固称其“品藻当”也。姚书中评语虽不甚多，然殊多精意，如论司马相如之《谕蜀》与韩愈“驱鳄”，杼轴相同，盖谓其同为托事寓意之作，发前人所未发，后来如曾涤生、吴挚甫所见尚未及此。其中亦有不少考证，如以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对校，较其短长得失，颇订旧注之误。其确经校订而未曾注明者尤多。后来校订诸家，尤以萧先生用力极勤。不仅广罗旧本，且吸收了王念孙诸家校勘成果。吾曾以书中所选西汉之文，与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相校，见到《补注》中所以为当改作者，此书中每已改作（并未注明），可见前辈之博考精思而又不自表裸，益令人低徊景仰不置！此书评校集中了许多前辈之成果，此不仅为读此书者提供了很大方便，也是校注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国策》、《楚辞》、《韩文》者之所当取资。此种文化遗产，是吾人所当十分珍惜者也。

由是观之，此书在学术上之价值与在教学上作用，十分明白，其影响之大，非偶然也。

然近四五十年来，未曾重印，不特康、吴、李刻已经稀见，即其他坊本亦颇罕得，学者求书为难，深以为憾。安徽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，南北有识之士闻之，莫不称为美事。

此书所取既博，故注之亦难；前人所校虽勤，而可以补苴者尚复不少；李本虽有断句，今则当改用标点；评语虽多，又当抉择。姚氏有言：“古之人不能无待于今，今之人亦不能无待于后，此万世之公理也，吾何私于一人哉？”姚氏之言，信为卓识。爰本此义，力索深探，旁搜众说，益以见闻，历时一载，乃得竣事。谨就校点注评分别言之。

(一) 校勘。以李本为底本，校以他本，并参以他书中资料与近世学者研究所得，如《国策》部分，参以诸祖耿《国策集注汇考》，西汉诸文，校以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、杨树达《汉书窥管》、陈直《汉书新证》，韩文校以马先生《昌黎集校注》及钱基博先生《韩愈文读》（注、评亦同）。如《楚莫敖子华对威王》，“雀立不转”，王念孙校“雀”当为“霍”，李本据以改作，今亦从之。其中亦有众说难安，不得不别为之说者，如《过秦论》中“而以威德与天下，天下集矣”，“以威德与天下”，句意未备，下文二世“坏宗庙与民，更始作阿房宫”，语尤难通。窃意“民更始”三字当在“与天下”之下，即“与天下民更始”，下“与”字为衍文。后文“坏宗庙作阿房宫”，自为一句。似此，上下皆文从字顺。此据文理语势而意定之，未敢以为必然者也。

(二) 句读（标点）。李本已断句，且自谓“博考精思，或采近代名公句读，能补前人所未明。”按班固